



1943年春节王大化与李波演出《兄妹开荒》

被抢购一空的年画

1940年1月31日,农历腊月二十三,北方地区传统的小年。在晋东南的太行山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,时任鲁艺木刻工作团团长的胡一川,和同伴杨筠一起背着大包去赶集。包里装的是木刻工作团为配合抗日宣传,突击了好几个日夜赶制出来的水印套色新年画。彼时,全国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,日寇铁蹄正对敌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而疯狂的扫荡。《纺织图》《保卫家乡》《大家养鸡增加生产》……人来人往的大集上,由于价格便宜、画风新颖,这些鼓舞斗志、充满民族气节的新年画,很快被赶来买年货的山西老乡抢购一空。

据当时同在木刻工作团的美术家罗工柳后来回忆,因为太受欢迎,一些没买到的老

延安时期火红的春节

延安时期有哪些火红年味?革命人又如何在艰苦卓绝的战斗岁月中鼓舞士气、激励斗志?

乡追到了他们的住处,嚷着要买年画。有些住在偏远山区的百姓,甚至跑了几十里的山路赶来购买。

接地气的新秧歌“火出圈”

1943年春节,延安城中锣鼓喧天,一场精心筹备的军民联欢会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拉开大幕。这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,来自鲁艺的艺术家们在“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”的号召下,将创作之笔对准人民、用群众语言创作后的汇报演出。“挑起担儿上呀上山岗,一头是米面馍,一头是热米汤。”在两万多名军民的翘首以盼中,教员王大化身系红腰带,顶着陕北人民最熟悉的白羊肚手巾跨上舞台,身边是穿着花棉袄的李波。两人唱的是陕北秧歌调,扭的是陕北秧歌舞,演的是陕甘宁边区农民马丕恩父女“早起晚眠,努力生产”的劳模事迹。

“《兄妹开荒》轰动了延安城,《解放日报》配发了社论,

刊登了曲谱。王大化和李波成为那个时代的‘顶流’,市面上出现了王大化牌香烟、肥皂。”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,“当时很多群众到鲁艺看秧歌剧,不说剧名,都说‘去看王大化’。这部剧原名叫《王二小开荒》,也是群众把它喊成了《兄妹开荒》。”据《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——延安志》记载,1943年春节,鲁艺秧歌队成员多达150人,在杨家岭、中央党校、文化沟等地进行巡回演出。除了《兄妹开荒》,还上演了为三五九旅战士们新编的秧歌舞《摇花篮》等文艺作品。

在热火朝天的秧歌演出中,最抢眼的还属刘炽,这位后来创作了《我的祖国》《英雄赞歌》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等经典作品的音乐家,当时是鲁艺秧歌队的“伞头”。作为洗星海的学生,刘炽还创作了《减租会》《运盐去》《胜利鼓舞》等经典秧歌剧。

双向奔赴的春节大拜年

“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拜年方式,简单淳朴又情意浓浓,除了秧歌拜年,还有座谈聊天,或是互致问候。”比如,1945年农历大年初一,中央领导带着警卫员到枣园乡政府给群众拜年。其间,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也来给中央领导拜年。

蔬菜、鸡蛋、黄酒、油馍……延安时期,军民之间的新春礼物,往往就是小杂粮和农家土特产。

延安时期,军民之间的春节大拜年可谓是双向奔赴。1943年春节,毛泽东得知枣园村有24位60岁以上的老人,其中两位老人正月十五过生日,便在元宵节当天宴请24位老人,饭后给每人送了一块香皂、一条毛巾,还请大家看了场电影。

“有一年,秧歌队来杨家岭拜年,有户人家住在后沟里,因为要保障春节供应,忙着磨豆腐,顾不上看秧歌。”学者王延雄说,“毛主席请秧歌队专门绕到豆腐坊,给那户人家扭了场秧歌。”(摘自《新华每日电讯》1.31 陈晨、孙正好、李浩/文)

毛泽东稿费的做法

毛泽东的著作发行量大,稿费相当可观。但是,毛泽东并没有把稿费视作私人财产,也不随意开支,而是全部交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特别会计室,支取也有规定程序。

毛泽东使用稿费,有这么几种情况:一是用于买书或印书。毛泽东晚年视力下降,习惯看大字本图书,就用稿费买书或者安排印书,有一次,他还给每一位政治局委员送了一套。二是用来做调研。他提议组织一支调研队伍,专门从基层县里抽调干部,既担任警卫,又可以派出去调查,调查结果直接报告毛泽东。这个办法,可以解决毛泽东亲自下去听不到看不到实际情况的问题。毛泽东说:“派人调查的路费归我出。”三是用以退赔。身边工作人员多吃多占,一旦被发现,立即整顿教育,同时派人去退赔。这一类款项的数额约两万元左右,用的也是稿费。四是用以资助亲友。前妻贺子珍多病,毛泽东经常派人寻访良药,买好送去;

前清王爷载涛担任炮兵顾问,一次家里房屋倒塌了一角,他囊中羞涩,有些发愁。毛泽东听说了,派人送去2000元;末代皇帝溥仪获赦后参加工作,月工资百元左右,当时也算大钱,但是溥仪不会计划,过得拮据。1962年春节,毛泽东派人送去礼金2000元,以缓解其生活压力;老师和表兄王季范,任国务院参事,住在北京,生活朴素,过年了,毛泽东总要送点钱过去;齐白石老人常有画作相赠,还是湘潭乡亲,逢年过节,也经常派人送去礼金。五是补贴个人生活开支。最初,毛泽东月工资200多元、江青100多元,20世纪60年代,毛泽东400多元、江青200多元,与他们一起生活的还有七八位家人,一家人的伙食开支,还有接待亲友故交及饯行馈赠,偶尔还要宴请宾客,工资明显不够用,每年用稿费补贴一部分。

(摘自《人间烟火:毛泽东的家居生活》龙剑宇/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)

四川坐拥“蜀道难”之天险和“天府之国”的内部环境,但古往今来在四川的割据政权中,除了汉高祖刘邦成功夺取天下外,其他无一例外都短命而亡。为何?

正如清代学者顾祖禹指出的:“巴蜀自守则有余,用以攻人则必至于败。”蜀地与关中的联系主要通过陆路,但蜀道的狭长与关隘的地形险恶使得粮草辎重的折损率相当高,士兵在行进过程中也往往被弄得人困马乏。因此蜀地政权想要打出去,就面临和外来者一样的困局:后勤补给与兵力策应困难。

借长江上游之利,东进而攻江汉呢?也不行,因为缺乏精良的水军。四川西南山区山高谷深,东部四川盆地的平原及丘陵区河水流速变缓,又侵蚀形成大量V形和U形曲流,没有宽阔的水域大规模培养水军,也难以

建造大型舰船。

那坚守不出呢?事实上,大多数割据四川的统治者就是这样想的。但“一夫当关”的关键在“夫”而非“关”。倘若君民上下异心,那么再险要的关隘也形同虚设。观察这些割据政权可以发现,自古以来鲜有四川人自己建立的割据政权。而外来者如刘备,虽在政治和军事上掌控了四川,但根植内心的地域观念导致他们始终与这方“天府之国”格格不入,得不到四川民众的舍命追随。更何况有的皇帝还对百姓横征暴敛,导致民心思变。

而当四川政权守成自封时,外部强权正在逐步扩张。当蜀地统治者猛然发现兵临城下时,外部的强大势力往往已经统一了全国大部分地区,只等着啃下最后这块“硬骨头”。一省之势,如何能与举国之力相抗衡?(摘自《文史博览》2024年第11期 曾之遙/文)



古代割据四川的政权为何难长久

AI代读和人肉阅读

最近有一种读书新趋势,许多阅读者把一整本新书的电子文档扔给AI,让AI读取之后输出一份内容摘要,看完这份几百字的摘要就算是读了这本书。至于如何知道一本书值不值得读,他们同样是利用AI去抓取这本书的评论,做出是否值得阅读的判断。AI就像是他们的秘书,帮助他们做简报和摘要,因此阅读效率得到极大提升。我把这种阅读方式称之为“AI代读”。

但我依然保持着老师傅传统手工阅读的方式,从序言一直读到注释。怎么总结一本书是我自己的事,不用劳烦AI帮忙。而且,我不只想要读到文字,我还想透过一本书的

两个故事教你反向赚钱

第一个故事发生在上海,是关于一家卖肉饼的咖啡馆。

有人可能会说,不对吧,咖啡店卖肉饼,这等于是果汁里面加大蒜,两头不讨好啊。买咖啡的人讲究的是个调调,就算不高端,起码得带点洋气吧?你一个肉饼店做的咖啡,白领们能看得上吗?而反过来,买肉饼的人,看重的是烟火气,是经济实惠。你一个咖啡店卖肉饼,给人的感觉就很贵,能有人来买吗?

但是,这个故事的反转就在于,它发生的地方很特别,是在上海。这意味着什么?要知道,上海可是全国咖啡馆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,每条街都起码有一家。这么高的密度,就导致上海的咖啡馆形成了一个微妙的格局,叫作“700米门前宝地”。

也就是,一个普通咖啡馆能辐射的范围,大概就是周围700米。出了700米,就是别人家的地盘了。而700米之内,你要是能做得好,这就是你的绝对领域。

而咖啡加肉饼,目的就是要打透这块门前宝地。早上,路过的上班族可以来买杯咖啡。中午,咖啡加肉饼,一套组合只要18元。下午有下午茶,晚上有夜宵。只要把700米之内的人群服务好,他的生意就不太可能冷清。

过去我们都觉得,做生意,尤其是咖啡、奶茶店,拼的是人流量,是顾客多。但是,肉饼咖啡店告诉你,在一个特别卷的行业里,把门前

表达方式,行文语气,内部结构读到文字背后那个人。文字就像是一个人的指纹,作者很难真正把自己的个性、习惯、缺陷彻底隐没在文字下面。我习惯于在书里找活人,因此我把这种阅读方式称之为“人肉阅读”。

我并不认为我的阅读方式才是正确的,之所以要做对比,是因为我发现它们刚好构成了所谓的“杠铃阅读法”。

“杠铃阅读法”来自硅谷的投资人马克·安德森,这种阅读方法简单说就是:要么去读最经典最基础的老书,要么

的700米变成你的绝对领域,也是个长期赚钱的好方法。

第二个故事,是关于倒推算法的。郑州的百荣市场里,有一个厂商很特别,不像别的商家有那么多商品,他们在一个时期里,只做3-5件商品,但几乎能确保件件是爆品。他们的关键策略之一,就是倒推算法。

比如,我要卖富贵竹,那么,怎么卖呢?一般的方法是,先引进产品,然后根据成本定价,再想办法促销。

而倒推算法是,我得先确定,这个竹子用什么样的方式,什么样的价格去售卖,才有竞争力。这个商家发现,假如只卖富贵竹,用户就会去跟别的富贵竹比价,到头来就只能卷价格。怎么办?这个商家的方法就是,卖富贵竹配花瓶,1个花瓶配10枝富贵竹,卖9.9元。这么一来,用户会觉得,自己是花9.9元买了个花瓶,而富贵竹是额外送的。他们就更愿意下单。

到这一步,产品样态确定了。而下一步,他们就要根据这个价格,在全国范围内找到合适的供应商。还有包装、物流,其他环节等等,每一步都可以用倒推的思路去做。

换句话说,倒推算法的特点就是,先找到一件事的终点,再回过头来倒推每一步的路径。

希望今天的两个故事,能帮你打破束缚行动的条条框框,拓展一些做事的思路。

(摘自《意林》2025年第3期 黄碧云/文)

去读最近最流行的新书。前者可以帮读者建立正确的思维框架,而后者则确保读者不会错过最新的变化和趋势。至于中间那些半新不旧的书,则可以完全不去读——只看两头,不看中间,形似杠铃。

那么,这种阅读法会不会造成错误?马克·安德森在访谈中提到了“林迪效应”:存在时间越长,则未来预期寿命越长。它还有一个比较拗口的扩展形式:能活的,每多活一天,就能活更长;不能活的,每多活一天,只会活得更短。对于一些不易腐坏的事物,比如技术、观念、艺术作品等,它们每多存在一天,其预期的寿命就会变得更长一些;而那些容易腐坏的事物,它们每多存在一天,它们预期的寿命就会变得更短一些。

根据林迪效应,那些最经典最基础的老书即便在一个多变的世界里,其存在不受脆弱性的影响,因此值得去认真阅读。而那些不新不旧的书,

(摘自《青年文摘》2025年2月(下)和菜头/文)

大多会随着时光流逝而腐坏,不值得浪费时间。

AI代读的方式刚好在杠铃阅读法读新书那一头,而人肉阅读的方式刚好在杠铃阅读法读老书的那一头。了解新动态新趋势要快速,要凝练,要多样;而学习经典、学习基础、学习框架要全面,要深入,要仔细。

所以我也在想,我用同一种方式读所有书,是不是本身也有问题?事实上,许多新书可能不值得从头读到尾,太多作者为了骗稿费,把三句话的事情写成一本书。

唯一支持我那么阅读的理由,就是趣味。比如说马克·安德森的访谈,如果要用AI来提取,干货只有两条:一是杠铃阅读法,只去读旧经典和新出版,二是不需要把每本书都读完,读到一半扔了也不可惜。

而我这种人肉阅读者,因为通读全文的缘故,会因为偶然发现了其中的林迪效应而高兴不已。

(摘自《青年文摘》2025年2月(下)和菜头/文)

青溪听曲



子野吹笛一曲。”

朋友感到为难:“这样不太好吧。您自是高门大族,但桓伊也不是一般人啊。他功名赫赫,怎会停下马来给您吹笛子玩儿?况且您跟他并不认识,更谈不上交情。”王徽之笑道:“君自可前去传话,其他就不用管了。”

朋友硬着头皮上岸拦住车队,把意思跟桓伊说了。桓伊问:“船上是哪位?”朋友道:“王徽之。”桓伊听后,侧目向船,直视良久。此时,王徽之已登船头,那位朋友还在惶惑间,岸上已有悠扬的笛声传来。王徽之临风而立,闭目欣赏,一曲《梅花引》一如青溪水,流淌在人心间。吹完,桓伊上车而去,王徽之亦不表示感谢,客主没说一句话。

一个提出无理要求,一个从容应允,夙约定俗成之礼,只由心中性情。你想听,我来奏。曲终了,擦肩过,何必交一言?说一句话,都是多余的。